

【許烺光著作集】

4

中國人與美國人

徐隆德譯
國立編譯館主譯

中國人與美國人

徐 隆 德 譯

國立編譯館主譯

臺北 南天書局 發行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中國人與美國人／徐隆德譯。--初版。--臺北

市：南天，2002[民91]

面；公分。--（許烺光著作集；4）

參考書目：面

含索引

譯自：Americans and Chinese: passage to
differences

ISBN 957-638-602-0（精裝）

1. 民族性－中國 2. 民族性－美國

535.72

91018355

許烺光著作集 4

中國人與美國人

新台幣560元

2002年10月初版一刷

中文國際版
翻印必究

譯者：徐 隆 德
主譯者：國立編譯館
發行人：魏 德 文
出版者：南天書局有限公司
中華民國·台北市羅斯福路3段283巷14弄14號
網址 <http://www.smcbook.com.tw>
電子郵件 E-mail: weitw@smcbook.com.tw
☎(886-2) 2362-0190 Fax: (886-2) 2362-3834
郵政劃撥：01080538 號（南天書局帳戶）
印刷廠：國順印刷有限公司

ISBN 957-638-602-0

許烺光著作集

4

中國人與美國人

AMERICANS AND CHINESE

Passage to Differences

Third Edition

Francis L.K. Hsu

Original edition published in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 in 1981, under the title *Americans and Chinese, Passage to Differences*. This Chinese 2002 edition has been translated an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author.

ISBN 957-638-602-0

獻給我的兩個女兒——儀南和思華
及她們同代的男女青年，
希望這本書能減輕
他們對增進未來
東西文化交流努力時的負擔

《許烺光著作集》中文版代序

今天《許烺光著作集》之得以問世，可以說是無心插柳柳成蔭的結果，也可以說是很多因緣際會把國內外社會科學研究領域中許多專家學者聯合起來共同完成的結晶。

面對這份成果，對於原著者自然有份難以言喻的深刻感受。首先允許我代表原著者烺光向每一位致力參與這部著作集工作的人士，獻上最誠摯的謝意。

記得早在1984年時，烺光的學生也是好友美國舊金山大學畢業的教育博士徐隆德先生，是透過臺灣國立編譯館及巨流出版社的贊助下，第一位將烺光的經典之作《中國人與美國人》(*Americans and Chinese*)翻譯為中文的成功譯述家。由於這本中文譯本的廣泛流傳，引起了臺灣、香港與中國大陸從事社會人文科學研究人士的注意與興趣，並被海內外多所高等學府採用為教科書或輔助教材。

到了1991年，由於臺灣大學余伯泉博士、尹建中博士、黃光國博士、孫中興博士與中央研究院的許木柱博士、張瑞德博士、單德興博士、王國璋博士及雲南大學王芃小姐等人的觸機與腦力激盪，決議續邀在美的徐隆德博士共組《許烺光著作集》翻譯委員會，由徐博士任總召集人，就近在美與烺光聯絡並徵求同意，將烺光前後發表出版的一百多種英文原著書籍與期刊文章予以整理，挑選其中精華翻譯成中文，以期對他的學術理論有一個客觀、全面性的介紹。這種構想經與臺灣國立編譯館磋商，立即獲得趙麗雲館長的贊同，而使得這個在中

國譯述界的巨大學術工程，得以在次年正式展開。因此，國立編譯館在《許烺光著作集》的整個作業籌劃過程資助甚大，我相信烺光對國立編譯館與趙館長的感激是無盡的。

目前許氏著作集已選定《祖蔭下》(*Under the Ancestors' Shadow*)、《驅逐搗蛋者：魔法、科學與文化》(*Exorcising the Trouble Makers: Magic, Science and Culture*)、《中國人與美國人》(*Americans and Chinese, Passage to Differences*)、《宗族、種姓與社團》(*Clan, Caste and Club*)、《文化人類學新論》(*The Study of Literate Civilizations*)、《美國夢的挑戰：在美國的華人》(*The Challenge of the American Dream: The Chinese in the United States*)、《家元：日本的真髓》(*Iemoto: The Heart of Japan*)及《徹底個人主義的省思：心理人類學論文集》(*Rugged Individualism Reconsidered: Essays in Psychological Anthropology*)等書成為主要翻譯對象，再加上由烺光口述、徐隆德博士紀錄整理的中英文版《邊緣人：許烺光回憶錄》(*My Life as a Marginal Man: Autobiographical Discussions with Francis L. K. Hsu*)，均已決定全部委託品質嚴謹著稱的臺北南天書局有限公司負責陸續出版發行，相信必能獲得廣大讀者的肯定。在此特別感謝南天書局魏德文社長與編輯部全體工作同仁的悉心努力。

在烺光的著作集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回憶錄》的出版，因為過去他的書全部是由外國出版商負責排印發行，而這次他存心將一生最重要的回顧指定交給國內出版商負責，並發行至英文世界，也算是一種葉落歸根的回饋心情。該《回憶錄》相當於烺光的自傳，是他在病中兩年用英文口述，由徐隆德博士陸續記錄、整理、翻譯，並經過我和兩位女兒思華、儀南親自校訂，內容並收集了烺光過去在英國留學倫敦經濟學院時期，向國內《西風雜誌》的定期中文投稿，反映了當時一位海外中國留學生在抗戰期間在國外的內心感受，五十年之後重溫舊事相當有意義。

近年來烺光身體多病，但在病中獲悉他的著作集仍將順利出版，令人雀躍。我願在此再度代表烺光向每一位參與著作集的工作人士獻上最高的敬意與謝意。

許董一男

1996年5月27日

美國加州磨坊谷寓所

編註：國立編譯館前館長趙麗雲於1997年7月離職。

許烺光院士於1999年12月15日在加州逝世，享年90歲。

著者中譯本序

早在1950年的時候，我就寫過一篇比較中美兩國青少年差異的文章。當時，那篇文章已由《雙親雜誌》(*Parents Magazine*)決定採用，該雜誌總編輯當時爲了增加銷售數量，還特別徵求賽珍珠女士爲我的文章寫了一段推薦文字。

可惜，就在文章準備刊登之前，該雜誌總編輯通知我說文章已遭「扼殺」。原因是韓戰爆發，該雜誌無法刊登一篇內容旨在說明中國青少年比美國青少年問題少的文章。儘管，事實上在那篇文章中，我也再三強調過，中國人青春期的平靜，並非全是福。

我並未因這項挫折而氣餒，反而正式開始了《中國人與美國人》一書的寫作。

當我完成了全書前六章以後，曾向約翰德出版公司(John Day Publishing Company)總裁李察·華序(Richard Walsh)接洽出書的事情。華序是賽珍珠女士的第二任丈夫，也是林語堂名著《吾土與吾民》(*My Country and My People*)等書的出版商。華序和他的一個兒子在辦公室中接見我，他稱讚我對美國事務的了解；同時批評林語堂，說他從來不敢嘗試去寫有關美國社會和文化方面的文章，因爲他自認他對美國了解不夠。

華序建議我將原稿重寫分成兩本書：一本是有關中國的，另一本是有關美國的。他向我保證說，這樣銷售量會更好。我深知他的意思，

他認為美國讀者（多少所謂學者也在內）不會太歡迎一本把中國人跟美國人並列的書——上帝的選民怎麼能跟落後窮困又不是基督徒的中國人比呢？

但是，我沒有接受華序的建議，因為當時（至今仍然）我內心有兩個目標：

第一個目標是，希望藉此使中國人與美國人不僅能相互了解，而且更能使自己人了解自己人。我的計畫絕不會爲了褒揚一種生活方式而去貶抑另一種方式；我的主要目的是綜合討論兩種方式的成功與失敗和其原因在那兒。這也是精神分析(psychoanalysis)的基本原則。每一位精神分析學者自己必須經歷全部分析過程——這段過程有時長達七年之久。試想，如何能使中國人與美國人相互了解，而不先從自己人了解自己人開始呢？

第二個目標是，我希望藉此展示在社會文化科學的研究中用相互比較的方法，也能產生豐碩的成果。事實上，相互比較方法在社會科學及其他相關學術研究中，並非是一個新名詞，比如，耶魯大學首創的「人際關係檔案」(HRAF)。另外，還有多種跨越文化研究的成果，例如「成人儀式」及「斷奶習慣」等單項研究，使約翰·懷丁(John Whiting)等聲名大著。

此外，還有兩個或兩個以上「原始社會」的比較研究，也屢見不鮮。不過，對於有悠久歷史與文明的兩個巨型社會，用民族學的眼光去做一個通盤性的研究，確不多見。

比較研究方法對於人際事務方面有特別的作用，因為這樣至少可以解決或補償對於無法將人際事務換算成物質份量的困難，例如：在物質上，華氏25度，不論在臺灣或是阿拉斯加，其含意完全一樣；不管在美國或衣索比亞，我們也能客觀的證實饑荒和營養不良所造成的後果。但是，我們用什麼方法才能衡量暴政的壓制呢？怎麼樣去測量

兄弟姊妹的敵對性？需要多少人被關進牢裡才算是暴政呢？親屬間要衝突多少次才能構成敵對性？再說，即使有一個絕對的數字，對於很多種情況我們仍是無從了解。

就以失業作為例子吧！美國社會學家及經濟學家從前認為一個工業社會最理想的失業率為5%，後來專家們又把這數字提升到6%，不久又提升到7%。其實失業率是沒有客觀的標準，唯有透過不同社會的比較，我們才能得到一些較平衡、較正確的概念。我們可以說，4%失業率比5%好些；每10萬人口中有5人自殺，要比10萬人口中有10人自殺來得好些。⁽¹⁾

人際事務要比物質世界更難於精確衡量的原因是，前者包括感情因素在內，而後者則無。我們知道某些動物也有感情的，特別是像狗這一類的寵物。義犬救主常是中國人通俗故事的主題，但是討論到如何取得動物，予以訓練、豢養以適合人類的需要，到屠殺充作食物，或因妨礙人類必須予以銷毀時，我們對待動物如同對待植物或無生物一樣毫無分別。

我們人類對待周遭事物的方式，完全根據我們的角色或感情而決定。角色表示服務或貨品。我們熟悉的各種人類角色，有教師、醫生、機械匠、消防員、政治家、清道夫、商人等等。每一種角色的行為都是可以高度預測，而且可以很自然的相互交易的。

感情則是一種感覺，它所表現的方式有愛、恨、孝順、忠心、背叛、失望、消極、滿足、友情、同情等等。感情與角色最不同之處，就是如果感情是可以用金錢購買而來的，則這種感情就一點價值都沒有。對於出賣感情或肉體的人，我們還會特別給他們一些名稱。

1. 我對這一個問題，曾在我的另一本著作《文化人類學新論》中討論甚詳，見該書第7章，頁63-98。

不過，角色與感情並非完全相互隔絕的。我們每一個人一生中會扮演許多不同的角色，有些角色多多少少會受我們自己的情感所支配；同時，我們的感情更是強烈影響我們對角色的選擇（如果角色是有所選擇的話），也影響我們對於角色的履行及完成。

透過角色活動，我們可以成名致富，但感情才是決定我們能否享受得來的名望與財富，或是否能體會我們工作的意義與生存的價值。

雖然中國人與美國人的愛、恨、悲觀、絕望等感受是一樣，中國人與美國人對於為何表現愛、恨、悲觀的心理，尤其是什麼東西驅使他們去愛、去恨、去悲觀，中國人與美國人之間，性質上有極大的不同。這中間基本的聯繫就是角色與感情的差異，而這種差異使中美兩大民族，各自擁有的長遠歧視或理念持久不變。這也是為什麼《雙親雜誌》編輯及約翰德出版公司主持人對於我所堅持比較研究計畫表現冷淡的原因了。

在這兩項事例中，充分說明了美國人的優越感仍盛行不衰，這更說明了儘管美國六〇年代以來科技發展，教育、法律進步，青少年反叛所製造的巨大社會變動和目前學校內是否准許祈禱的爭論，與數世紀以來西方國家政教之爭的事實並不是已過去的現象。

《中國人與美國人》初稿完成之後，我曾經請賽珍珠女士過目指正，她來信寫了一段短的序言：

我附上一則短序，希望有所幫助。我認為序文應該要短，並能對大著提出中肯的批評。我認為大著所討論的中國，可能已成為過去，雖然我希望不是如此。⁽²⁾

讀這本書的讀者，將會發現諾貝爾獎金得主賽珍珠的批評並沒有

2. 她的信上日期為1952年11月24日。

科學的根據。事實上，儘管中國在共產政權之前，已有超過一百年以上遭受西方的侵略、控制及影響，可是多少世紀流傳下來的中國感情模式，還是很明顯的在中國藝術、文學、宗教、政治、英雄崇拜、國際關係、商業及家庭關係上表現出來。

中國今後會有更多的車輛、機器，更多的職業分類及新穎多樣的娛樂和犯罪，但是中國人的中國味還是很重要的。

本書的主要任務就是要去確定中國人與美國人思想和感情特徵，及這些特徵如何在他們的個人生活及社會趨向上表現出來，然後進一步探討他們的生活及社會趨向在受到內部及外在的挑戰時如何改變。我們在整個探討過程中，將以不偏不倚的態度，揭露出中美兩種生活方式的優劣點。

當然，我也有自知之明，絕不敢奢望在《中國人與美國人》一書中所採用的比較研究方法，會帶來整個美國學術界的基本改變。事實上，若干美國高等學府中的許多美國研究學系，雖然沒有使用比較研究方法，還是不斷的培養出很多美國專家。他們的著述無所不包，題材涵蓋美國政府、美國法律、美國家庭，甚至包括歷經二十世紀三〇年代沙風、旱災的西南各州美國農民。這些農民後來移居加州，在約翰·史丹白(John Steinbeck)不朽的小說《憤怒的葡萄》(*Grapes of Wrath*)中刻劃入微。

同樣情形，美國許多大學設立的中國研究、日本研究或亞洲研究學系，也不斷的製造出很多美國專家而全沒有比較研究的經驗。他們的著作包括談中國政府、拳匪之亂、太平天國之亂及日本幕府政治，到晚近的更涉及日本工商業經營之道。講日本工商業之道等類的文章，免不了用隱喻的方式而包容了與美國比較研究的素材。

我個人對這一點尤其關心，因為亞洲各國的高等學府在西方列強長時期窺伺之下，亞洲學者及他們的美國研究、中國研究及日本研究

學系仍繼續踏入西方研究的覆轍。

像這一種情形，即使第二次大戰之後在經濟科技有驚人發展的日本，他們的學者也仍然無法突破這種精神上的桎梏。

不過，話又說回來，美國生活方式的優點之一就是有能力容忍歧異份子，同時准許各種不同的意見公開發表。

《中國人與美國人》一書，在某些程度上看，已獲得相當的成功。到目前為止，已經發行了第三版。為1972年尼克森總統訪問中國大陸前閱讀過的三本書之一（1972年1月2日《時代》雜誌報導）。

由出版商處獲得的最新消息是，該書目前仍被全國25所大專院校採用為教科書。1969年夏，我應邀為科羅拉多大學全校師生演講時，遇到一位當時同受邀請演講的美國研究最負聲譽的學者亨利·史地·甘美傑(Henry Steele Commager)，他告訴我說，最近在英國曾經看完了我的《中國人與美國人》一書（第一版，1953年），印象深刻，願意為我寫一篇序文。

因此，《中國人與美國人》一書除了第一版外，第二和第三版都附刊了他的序文。

該書的中文本翻譯是由徐隆德博士完成的，徐博士是我在舊金山大學執教時的一位前期學生，也是一位私交很好的友人，我對他的譯作非常滿意。徐博士譯筆自然、生動流暢，使國立編譯館編輯初看文稿時，竟難以相信本書中譯本係出自一位海外華人之手。內子在協助我審閱全書文稿時，費心費力，在此一併致謝。

許烺光

於美國加州磨坊谷

甘美傑序

(一)

許烺光教授手著的《中國人與美國人》(*Americans and Chinese*)一書，是屬於一系列外國觀察家解釋美國人性格的偉大著作傳統中的一部分——其他人包括克里維考爾(Crevecoeur)及布瑞索(Brissot)、法蘭西·李伯(Francis Lieber)及法蘭西·格倫(Francis Grund)、托克韋爾(Tocqueville)及布萊斯(Bryce)、孟斯特伯(Munsterberg)、珊塔雅納(Santayana)及丹尼斯·布洛根(Denis Brogan)等人。該書與所有其他名著一樣，都在探索美國對今日世界的啓示和重大意義上不遺餘力；同時，更明白指出美國的禍福攸關整個人類的福祉。托克韋爾在他《美國的民主》一書的名言中寫道：「我承認在美國，看到超越美國的事物，找到了民主本身的形象，從它的趨向、它的性格、它的偏見和它的熱情中，我學會了在民主進展中，什麼是我們畏懼的、什麼是我們希望的。」托克韋爾的話引起無數人的共鳴，在上百種的解釋中，有時令人焦慮，有時令人充滿信心；不過，絕大多數都帶著一絲緊急性，在許教授的這部精闢原著中也產生同樣的迴響。不過，《中國人與美國人》一書，在文化社會學上與其他大多數前述的著作有三個重要的不同：

第一，幾乎所有解釋或評論的過去學者都不假思索的接受艾默生

xi

xii

(Emerson)所定下的過去如何觀察英國的法則，那就是認定成功與否是對一個國家最大的考驗。於是所有的人都被迫接受物質成功的事實——一君不見四千萬移民到新大陸謀生就是最好的證明；另外大多數人認為是政治成功；也有些人——像托克韋爾及布萊斯是最好的代表——則認為是道德上的成功。對一般普通人來說，美國是未來潮流之所趨，正如過去歐洲一樣。少數的評論家對美國的成長與茁壯驚恐，很多人漠不關心，大多數人則表示欣慰，幾乎全部的人都覺得迷戀。

現在，美國人在經過一個世紀後，首次對他們自己企業的成功——已非一項「實驗」——充滿了疑懼，使其他的人也跟著忐忑不安而有凶多吉少之感。自十八世紀以還，無數哲學家就開始鄭重辯論，究竟美國的成立是不是一項錯誤？而現在，這項廣泛的質疑和深切的覺醒更是吵得震天價響。

克里維考爾、托克韋爾、狄西或布萊斯等人，他們熱中期望美國人勢力和影響力的擴大；而現代觀察家和評論家則對美國人的崛起心存憂慮和恐懼。在過去，大半人類都會欣見美國機構及社會制度的進步，尤其是在政治、經濟方面。而現在一談到「美國化」(Americanization)這個名詞，就變成輕蔑似的。

許烺光教授的這本書是第一本對美國這種新情勢的反應，並談論這種新心理的重要著作。事實上，二十多年前，許教授在早期本書第一版中就預測到了這種現象及各種不同的表現——由種族暴動、代溝問題到激烈歧異份子、政府壓迫和海外的新殖民主義，許多毫不留情的分析、比較、批評舍凡——石瑞波(Servan-Schweiber)有關「美國化」的定義——認為主要是為擴張美國公司的利益——看法非常淺薄。因為在許教授眼中，美國經濟利益或科技模式伸展到西歐的事實，若與美國政治、軍事力量、社會習慣及道德價值、涵蓋整個地球的事實比較，就顯得微不足道了。